



几场夏雨过后,暑气卷土重来,天气渐渐燥热起来。这天趁着日头落山,气温回落一些,我才带着儿子下楼散步,顺便去看看那几棵芒果树的长势。

生活在泉州的人们对芒果树并不陌生,小区里种植这种树也不是新鲜事,路过的人大多时候对它视而不见,反倒是孩子们对这种能结果实的树,心存好奇。不久前,一场大雨过后,我正坐在阳台上拿着绘本,教儿子辨识树木,忽然,他指着楼下的几颗青色果实,惊喜地喊道:“妈妈快看,树上掉橄榄了!”我一听有些纳闷,这个季节哪来成熟掉落的橄榄?顺着儿子指的方向,我探出头,定睛一瞧,原来躺在湿土上的是几颗芒果,它们的个头很小,想来是还未成熟就被雨水打落,形状的确很像橄榄。

见儿子感兴趣,我便陪他下楼找到那棵结果的芒果树,来到树下,再抬头瞧,枝上早已挂满果实,看上去好似一颗颗青王。小区里种的芒果树不止一棵,我又走去

盛夏的芒果树

□梁义珍

看了看其他几棵树,发现它们都结果了,相比往年,结果期提早不少,想来是因为今年入夏早、雨水足,催得这些树早早挂果。

“这是芒果树,它结的果实成熟后可比橄榄大得多。”我告诉儿子,本地常见的芒果树其实分两种,一种树上结出的是“食用芒”,果肉的质地厚实,滋味酸甜可口。另一种芒果树结出的果实果核大,果肉纤维多,口感酸涩,因为常种在路边当绿化树,也被叫作“绿化芒”。这些芒果树很适应闽南地区湿热的气候,不仅树冠长得浓密,还能耐风耐旱,结出来的果实虽然个头不大,但熟透后香气都很浓,泉州人又称它为“穰仔”。

说话间,我想起了以前住的老厝,那里的小院中也种了一棵芒果树,起初它枝干瘦弱,家里人只将它当作观赏植物,没想到养了三四年,这树竟开始结出果实。不过第一年挂果时,枝头只冒出零星几颗小芒果,没过几天就被偷食的麻雀叼走了。知晓树上有口粮,之后连续几天我都能听见芒果树上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,有一天忍不住拿晾衣竿拨开树叶,我发现原来是几只麻雀正在树上筑巢。那个鸟窝不大,搭建的时间却不短,麻雀们每天忙出忙进地“装修”,花了整整一

周的时间,才终于把窝搭好。

可惜,后来一场强台风来袭,狂风肆虐,院子里的树木都被吹得东倒西歪,毫无招架之力,芒果树上的鸟窝也遭了殃。台风过境后再去看,那个窝早已变得残破不堪,麻雀也不见踪影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去那棵树下张望,盼着鸟儿们回来重新筑巢,可是等了又等,结果期都过了,依旧不见那群麻雀回来,只有一两只路过的斑鸠偶尔在枝头逗留片刻。不过台风过后,那棵芒果树反倒长得越来越壮,结出的果实更是一年比一年大,经常挂得枝条都垂下了头。

如今小区里种的芒果树也只供观赏,不适合食用,那天儿子询问为何不能吃这树上的果实?我解释说路边果树常年吸汽车尾气,园林还会定期打防虫药,吃了容易闹肚子。儿子听后不再失望,笑着说那就捡落果回去当摆件,这样家里就能一直散发芒果的香气。

想来这就是亲近自然的收获,过去,我在芒果树下看鸟筑巢、观察果树长势,留意院子里四时变化。现在,孩子则是通过它观察植物生长规律,了解闽南常见的树木,也借此增长见识。



(CFP 图)



真正让我们偏离终点的,从来不是错过的路口,而是停在路口不肯前行的自己。



乡情

家乡的老井

□曾华丽

早年间,老家乡亲们的烟火生计全靠两汪清泉,它们又被称为“内井”和“外井”,一南一北静静守着村庄。

那口“外井”坐落在低洼处,井口直径三米,井壁由大小不一的石块错落垒筑。即使历经风雨侵蚀、长年取水摩挲,井壁也依旧坚固完好。它的井台左右两侧各矗立着一块黝黑天然巨石,因为相对而立,老一辈人便给两块石头取名“信杯石”,这个名字也为古朴的“外井”增添几分意趣。

如果盛夏时降雨减少,村溪流枯竭,“外井”的水位也会随之大幅下降。过去发现井水干涸了,孩子们便立马结伴去井里“探险”,年少不知危险的我,就曾踩着凹凸不平的井壁慢慢下到井底,然后蹲在那里的石盘上,拿小水桶接刚渗出泉眼的活水。一起来的小伙伴则趴在井口,用力用绳子将盛满的小水桶提上来。只是那天还没玩过瘾,我们的嬉闹声就引来大人,之后还挨了一顿责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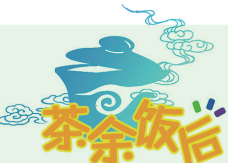
“外井”旁有一汪幽深的水潭,它也叫作“吃水潭”,意思是这方水潭水源连通古井,水质干净清甜,从古至今都是村里人日常取用、滋养生计的水源。直到现在,每日劳作归来的乡亲们路过水潭时,仍习惯停下来稍作休息,先洗手濯足,再往家的方向走。过去一到夏天傍晚,水潭边总是聚集不少人,干完农活的大人们拿着工具捕鱼,孩子们则在一旁泼水嬉闹,动作一大,还会引得潭里的鱼儿四散逃开。

与“外井”遥遥相望的“内井”地势偏高,多了几分清幽静谧。它的井口偏小,直径不到两米,井身由规整条石砌筑而成,形制方正雅致,相较乱石堆砌的“外井”,这口井看起来也更漂亮。村里人都不清楚这口古井有多深,即使是年纪很大的长辈,也从未见过它干涸见底,只说任凭四季轮转、旱涝更迭,“内井”始终泉涌不竭,常年清水盈盈。

如今,村中仍流传着一段关于“内井”开凿的传说。说是当年工匠挖井数丈时,忽然听见地底传来低语:“师傅手艺高超,已经挖到我们的屋角了。”声音稍纵即逝,却让工匠不敢再继续深挖,就此定型了井的深度。这个传说被村民们口口相传,也为这口古井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,不少大人还用它来提醒孩子们,要对这方活水心怀敬畏,不可随意往井中丢掷杂物。

两口古井中间,还横卧一方宽阔平整的大石台,那里是全村共用的露天晒场。平日里,村中的阿婶阿嬷会结伴在这里晾晒衣服、被褥;逢年过节,家家户户则搬来桌椅厨具,将它们摆在石台上冲洗、晒太阳。到了农忙时节,乡亲们在这里淘洗地瓜、翻炒花生、研磨地瓜粉,石台上又是一派繁忙的景象。

现在,新式机井随处可见,自来水管道直通每户人家,井边也少见挑水取水的身影了。但两口老井依旧静立在村中,它们默默记录村庄的日常烟火与人事变迁,见证着乡村从缺水拮据到饮水无忧的变化,也成为一代代人心独二无二的故乡印记。



茶余饭后

成语中的纳凉好物

●簟纹如水:“簟”指的是竹席,多以细竹篾编织而成,是古人盛夏常用的纳凉寝具。

该成语意为竹席细密的纹理像清凉的水一样,常用来形容夏夜的清凉与宁静。出自宋·苏轼《南堂五首·其五》:“扫地焚香闭阁眠,簟纹如水帐如烟。”

●羽扇纶巾:“羽扇”指的是以禽鸟羽毛制成的雅扇,古时常用作仪仗或纳凉之物。

该成语多用于描绘谋士或儒将从容儒雅、风度翩翩的装束与气度,后引申形容人临危不乱的从容仪态。出自唐·吕岩《雨中花·三百年间》:“岳阳楼上,纶巾羽扇,谁识天人。”

●冬裘夏葛:“葛”指的是葛麻编织的轻薄衣服,由于葛布透气又吸汗,古人也常用它制作夏天遮阳的头巾。

该成语常用来形容生活应时有序,或比喻做事要顺应客观规律。出自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八年》:“士不及兹四者,则冬不裘,夏不葛。”

回首

盛夏时节,每当太阳下山,天边剩下一抹橘红时,凉意才会从田埂和石缝间漫上来。这个时候,蟋蟀的叫声也愈加明显,起初是一两声,仿佛谁在试着拨弄琴弦。不过很快,清脆又富有节奏的鸣叫又从墙缝里、石堆旁、菜园边传出,紧接着朝耳畔涌来,渐渐汇成一首热闹的“交响乐”。年少时听见这个声音,我的心也会跟着痒起来,吃完晚饭,定要约上几个小伙伴,打着手电筒,猫着腰钻进地里捉蟋蟀。

乡下的夏夜多露水,泥土有湿气,地瓜藤铺满地面,这样的环境很利于蟋蟀藏身。一旦扒开藤叶的动作太猛,受到惊吓的蟋蟀会立刻后腿一弹,随即钻进地瓜藤底下,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。那时村里最会捉蟋蟀的孩子是阿强,每次靠近草丛,他总得先示意身后跟着的小伙伴们别出声。等大家都安静下来,阿强才弯下腰,眯着眼观察四周,发现目标后他立马伸出双手扣住叶子,

再提醒小伙伴轻轻抽出叶片,如此一来,一只蟋蟀就能稳稳落入掌心。之后阿强会小心翼翼地吧蟋蟀放进随身携带的玻璃瓶中,然后往瓶里撒一些嫩草和泥巴,再放入一片带孔洞的硬纸壳当盖子,一番处理,蟋蟀不仅无法逃脱,也不会闷死,带回家能继续养几天当玩具。

有时碰上下雨天,大人不让孩子往外跑,老厝的土墙根就成了捉蟋蟀的首选地。我家的土墙年久失修,墙上长了不少青苔和野草,还出现了一些小洞,久而久之,那里也变成了蟋蟀栖息的小窝。一到夏天,我经常循着叫声,拿一根柔韧的狗尾巴草不停搅动那些小洞,等蟋蟀以为有敌来犯,怒气冲冲地冲出洞口,我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擒获。但不是每次都能一击即中,有时用狗尾巴草捅了半天,只能引出一条毛虫,若是动静太大,还容易招来壁虎。有次没等我反应过来,一只壁虎迅速沿着狗尾巴草爬上手背,吓得我哇哇大叫,之后几天都不敢再靠近土墙。

时间一长,我总算琢磨出一个捉虫的好办法,那就是先找一根水管,将它的一头

连上院子里的水龙头,另一头对准蟋蟀蜗居的小洞。紧接着打开水龙头的开关,让水灌进洞里,不一会儿,一只蟋蟀就浑身湿漉漉地逃出来,一抓一个准。

捉到的蟋蟀有大有小,当中个头大、叫声响的雄蟋蟀,被孩子们称作“黑将军”。它头上的两根触须又细又长,不时摇来晃去,如同京剧里武生头上插的翎子,看起来威风凛凛。这种蟋蟀的后腿很粗壮,上面还长着不少细细的毛刺,轻轻一碰,它就会蹦得老远。如果一下逮住两只“黑将军”,孩子肯定要将它们拿来“比武”。两只蟋蟀被放进搪瓷盆里,一旦触须碰上了,它们仿佛瞬间变成身披铠甲的“武士”,立马进入“战斗模式”。有的蟋蟀喜欢速战速决,往往两三下就把对手打趴下,有的蟋蟀则会“打太极”,与对手在盆里不停绕圈,迟迟不肯“动手”,最后还得我们这些围观的人伸手拨弄几下,它们才开始缠斗。斗赢的蟋蟀总是得意得快速震动翅膀,发出的叫声也变得很响亮,捉到它的孩子听见这个叫声,脸上也会露出骄傲的神情。

三代人的报平安

□王亚娟

话旁,耐心等待一通平安来电,确认我们平安到家了,她才慢慢往回走。

外婆把对我母亲的牵挂藏在了一通通电话里,等我长大离家、奔赴求学和工作的路途,母亲也“复刻”了这份细碎的牵挂。每次我坐车出发、踏上远行路途,我都会守着手机,等着我发来消息。有时我辗转奔波,到家后倒头就睡,隔天才想起回复消息,母亲也不会责备,只是发来一句:“没事,知道你平安就好。”

岁月流转,曾经日送我远行、反复叮咛的母亲渐渐老去,不知不觉间“角色”又互换了,我变成那个一遍遍叮嘱母亲“路上慢行,到家记得打电话”的人。有时母亲坐车赶路劳累,下车后会偷偷晚一会儿报平安,我也会坐立难安,时不时就得拿起手机看一眼,直到收到她平安到家的消息,心才能彻底踏实。也是那时,我才渐渐明白了外婆和母亲当年守着电话、满心等

候的心情,明白了那些看似多余的叮嘱,从来不是随口的唠叨,而是亲人沉甸甸的牵挂。对她们来说,路途再近,不见报平安的消息,心里的惦念就不会落下。

原来,一句简单的叮咛,早已在我们家,跨越了三代时光。从外婆守着小卖部的座机等候报平安的来电,到母亲守着手机,盼我抵达后报一声平安,再到我目送母亲返程,反复叮嘱她到家及时发消息。时代在变,联系的方式也在变,但始终不变的是藏在心底的那份惦念。一句“到了给我打电话”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装着三代人最纯粹、最绵长的爱意。这份爱就这样在一次次送别与等候中延续着,从未间断。

天伦

这些年,每次送母亲去车站乘车,望着她进站的背影,我总会下意识地开口叮嘱:“路上注意安全,到家记得给我发信息。”有时班车已经消失在视线中,我仍会站在原地,心底满是不舍。这一幕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因为从前母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,一次次送别远行的我。

从最初去城里上高中,到后来去外地读大学,每次送我到村口搭车的母亲,叮嘱最多的话始终是那句:“到学校安顿好,记得打个电话报平安。”那时的我总是随口应下,便匆匆奔赴前路,到学校后,也经常忘记打那通电话,全然不知从我转身离开的那一刻,母亲的心便一直悬着。我有次打趣问母亲,为什么每次都要提醒我打电话报平安?我都这么大的人了,还会在

食事

三伏天到了,冰品冷饮是不少人眼里的解暑“利器”。在闽南地区,腌制水果、调制饮品,常少不了一种名为“话梅”的配料。别看这种果干皱巴巴的,吃起来酸咸中带着一抹甜味,总能让人口舌生津。

在我老家有种话梅叫作“巧酸梅”,它是将初夏时节采收的青梅作为原料,用食盐、甘草腌制而成。这种梅子还没腌好时质

地是湿润的,味道又苦又涩,很难入口,只有晒干后脱去多余水分,再过滤掉杂质,味道才会变得适口一些。不过晒好的“巧酸梅”吃起来仍是又酸又咸,往往塞一颗进嘴里,口腔立马不停分泌唾液,酸味和咸味仿佛直冲天灵盖,刺激的味觉冲击也会让人顿时清醒不少。有时夏日出行晕车了,我就赶紧塞一颗“巧酸梅”,让嘴里迅速充盈酸酸咸咸的味道,晕车带来的恶心想也能很快缓解。

除了直接吃,“巧酸梅”泡水喝的滋味也不错。读书时零花钱不多,夏天出汗多,不想花钱买饮料,我便用矿泉水瓶装满温热的白开水,再往里丢几颗“巧酸梅”。往往一节课结束,瓶子里的果干就已经充分释放出盐分和酸味,寡淡的白水变成茶汤色,喝起来也很解渴,一点不比饮料逊色。有时上体育课课后口干舌燥,喝几口自制的“巧酸梅水”,还能很快冲淡闷热感,让身体感觉

舒服一些。

以前夏日胃口不佳,家里长辈会用“巧酸梅”熬煮酸梅汤,别看这汤没什么特别之处,喝起来却很爽口,胃口不佳的时候来一碗,可以促进食欲,又能舒缓暑热带来的烦闷不适。有时“巧酸梅”会被拿来入菜,就像阿嬷常将它切块拌入凉菜中,说是吃了不仅能开胃,还可以消解暑气带来的积食腹胀,可谓一举两得。

除了咸酸味的“巧酸梅”,以前本地人常吃的还有一种偏甜的话梅,它也被称作“一品梅”。这种果干的外观呈淡黄色,个头只有花生米大小,表面裹着薄薄的糖粉,口感嫩软又颇有嚼劲,因为酸甜味不冲口,孩子们都喜欢将它当作零嘴解馋。当时这种话梅是称重售卖,不少人青睐它的滋味,即使需要排队,也愿意花时间去买一袋来尝鲜。

后来这款“一品梅”不再销售,我惦记

这个小时候吃过的味道,还曾去乡下一些售卖蜜饯的老店寻找,可惜一直没能如愿。直到有次同事去外地旅游,带回来的伴手礼是几袋果干,我拆开一看,发现它们的外形竟与印象中的“一品梅”有几分相似,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,询问同事后才知这种果干在当地叫作“梅饼”。无意间找到了熟悉的味道,之后我便经常网购这款果干,除了日常当作休闲零嘴直接食用,还将它切片泡水代替茶饮,或是作为配料来腌制芭乐、青芒等水果,中和鲜果的青涩口感,让水果吃起来清新爽口,风味也变得更加特别。

小小一颗话梅,看似平平无奇,用处却不少,它能在夏日闷热烦躁、疲惫困顿的时刻,给味蕾带来实在的抚慰,还可以让人缓解暑热不适,提振胃口。我想这或许就是传统食物的魅力,即使历经岁月流转,依旧留存着本真滋味,一到季节,就会被人们拿来融入日常饮食,陪伴大家度过炎炎夏日。



(CFP 图)